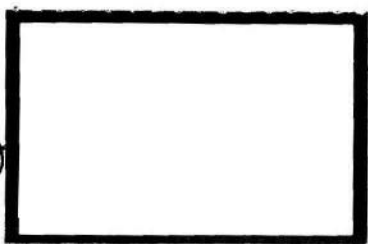


威利·布莱德尔选集

儿子们

張威廉

上海文艺



亲戚和朋友三部曲之二

儿 子 們

[德]威利·布莱德尔著

張 威 廉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Willi Breidel:

Die Söhne

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5 年版本译出

儿 子 們

原 著 者 [德] 威利·布萊德爾

翻 譯 者 張 威 廉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 3/8 插页: 1 字数: 382,000

1959年6月新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原新文艺版印20,500册)

统一书号: 10078·0534

定 价: (八) 1.70 元

內 容 提 要

《兒子們》是威利·布萊德爾親戚和朋友三部曲的第二部，它通過主角青年施工華德·勃倫吞的成长过程，反映出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到一九三〇年止約十五年中工人階級的斗争生活，中間包含着基尔海軍起义、威瑪共和国成立、币值跌落、卡普暴动、漢堡起义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我們在这里看到父亲們里許多已經熟悉的人物如華德的父亲卡尔·勃倫吞和母亲斐莉妮；还認識到許多新的、典型性的人物如他的意志薄弱的女友露德，他的后来成为納粹爪牙的情敌維納，一心一意忠于党、和他生有一个兒子——維克多——而后来成为朋友的卡脫。我們在这里也見到了世界工人运动的偉人台尔曼的庄严形象，在他的领导下，華德在一九二三年参加了漢堡的武装起义，后来更勇敢更坚定地进行着反法西斯的斗争。直到他于一九二九年被捕下獄。



作者的父亲卡尔·布莱德尔在第一次大战中服役时摄影。



作者童年时象，旁坐者其妹。

第一卷

一首德國的歌

第一章

—

五月的第一天，外加是个星期日，这座被黯淡的憂郁所籠罩着的易北河畔的城市一下子變得異常明媚起來；在好久沒有看到而現在突然出現的太陽光輝之下，什麼都在輝耀、閃爍、發亮。天空沒有一朵雲，洋溢着這般光彩，就好象那初春的陽光瀉遍了整個蒼穹。這個冬天不僅冷得厲害而且冷得很久，等到它終於過去了之後，四月的天氣由於它那單調而多雨的陰暗使人非常無聊。昨天空中還噓噓地嘯着颶風，現在聲息全無，靜寂得好象大自然對於這種突變自己也覺得出乎意外而在停止着呼吸一樣。樹木和小叢林里都散出強烈的香味來，在這種蒸郁的空氣里面正好發生了推蕩的力量。

再看那些在埃爾斯特河①畔幾條街道上的人群！誰只要能夠擺脫他家中的四壁，都要出外來迎一迎這個復活的春景。即使是最悲傷的人也都有了明朗的臉色，而最沮喪的人也獲得了新的期望。每一個人都重新發現了他早就熟悉的事物，都望着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象天鵝一樣白色的渡輪和水面上那許多划子覺得高興，望着那些穿着春裝在左顧右盼游玩着的年青

① 埃爾斯特河是易北河支流，在漢堡形成里外兩個湖形，所以亦稱湖，是漢堡的風景區。

姑娘們覺得高興，當然也望着那座高傲的彼得鐘樓覺得高興，它是卓然抗拒了一切冬日的風暴而現今正在炫耀着它那青綠斑斕的色彩。

這些人群特別聚集在那座白得耀眼的埃爾斯特湖亭子前面，這亭子四周被高高的法國梧桐包圍着，好像是伸入湖中的一座水晶宮。那位善于做生意的店主把桌子椅子一直放到車行道附近。他的算盤是打得很准的，因為亭子里和前面花園里早已容納不下那些要趁這星期天在這裡談上一個小時並且聽一下音樂的人了。西格非利的萊茵河航行曲的喇叭聲響從陽台上傳出來，越過五顏六色的人群，夾雜在千百種噉噉喳喳的人聲里，而最後消失在馬路上的喧囂聲中。

一個穿着灰色制服的軍人，從耳朵一直到臉上有一條剛剛結疤而鮮紅的傷痕，襟上佩着漢撒同盟市①十字章，突然地，也不管人擠，把他的腿提得和肚臍眼一樣高，挺着身子，從幾個金銀絲綫交織的肩章前面踏着正步走過去。那幾位坐在桌旁的高級軍官就冷淡而謙和地答了禮。

離埃爾斯特湖亭子不遠、在一個花壇中間搭起來的、高大的鐵米迦勒②象，對少女坡上的群眾有特別的吸引力量。這座魁梧的木制立象渾身上下釘滿了釘子，這個被釘成這般模樣的人象顯出了廣泛受人崇拜的統帥氣概。這些釘子並不是根據什麼美学的觀點，却是根據戰時經濟的觀點給釘上去的。有一種鐵制的釘子是備給不很有錢的民眾量力捐助的，銀釘是備給較高

① 在十三——十七世紀，德國若干城市組織商業同盟市，其中最著者是三個自由的商業同盟市：漢堡、呂培克、不來梅。

② 米迦勒是聖經里三大天使長之一，曾戰勝龍和魔王，所以是戰士的護神。

的中等社会人士用的，而金釘是給財主們用的。平民可以把象身裝上鉄甲，小資產階級把釘子釘在盾牌和头盔上，有錢的人就把釘子釘在劍上。這筆在五百萬馬克以上的收入，就流進了軍費的大金庫。那些鉄釘早已長上了鏽——所以这个鉄米迦勒实际是一个紅鏽的米迦勒了——，但是盾和盔還閃着銀色，而宝剑則在春日的陽光里發出金黃色的光芒來。^①

二

兩個極幼稚的人物在人叢中擠開一條道路。他們一點也不去注意那座用釘子裝甲的巨象和群眾的全部活動。他們手拉着手走去，從兩人的裝束上就顯出了和旁人不同的樣子。那男孩穿着短褲，赤着腳，穿一雙扣帶鞋^②，上身套一件席勒領子的短茄克——女孩同樣地穿着輕便的鞋子，她那件淺藍色的上衣在胸口下面是繃起的並且飾上一點綉花。

“絨毛！”那個女孩子高聲喊起來，同時招呼她的同伴，他在人堆里被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擠開了。“絨毛！”她又喊了一聲，毫無顧忌地指着一位穿着大衣昂然走過去的、顎下有花白八字鬍鬚的紳士。“你看到了嗎？我現在八十五分了！”

男孩子向她翻了一個白眼，恨恨地回答道：“你怎麼會在這時候想起這種無聊的念頭來的？”

“呸！你就是為了沒有發現他，才這樣講！我反正有了八十

① 這是講當時德國政府在漢堡用木材搭一個米迦勒的象，並備金、銀、鉄三種釘，听人量力購買。鉄釘釘在象身，銀釘釘在盾牌上，金釘釘在劍上。得來的款，作為軍費。

② 如同我國青年女子通常所穿的那種扣帶的鑲空皮鞋。

五分!”

“好吧！可是我——我頭腦里在想一點旁的事情。但願我們沒有耽誤時間。很可能已經開完會了。那末——怎麼辦呢？你是無所謂的，對嗎？”

“可別這麼說。我怎麼能無所謂呢？”

“那末，來啊！我們跑吧！”

男孩說完撒腿就跑，橫穿直走，躲開着那些游人，從老少女坡走上了新少女坡，然後又沿着那些栗子樹的巨干走去。

他一直走到大戲院街才站定了回頭望望，他以為已經把他的女朋友丟下得很遠了。可是她緊跟在他的後面，喘着氣走來。
“嗚——，你——你這樣子跑法！”

他們就在一條昏暗的走廊里的一張板凳上坐下來等候。黨和工會的代表們就在那扇用形形色色的雕刻象征地描繪着各行手工業的大門里面開着會。華德靠在門上聽了聽，清楚地聽出了秦胡遜粗沙的喉音，這喉音在激動的時候便提高為尖銳得很特殊的聲響。

“好，他們還在里面。”

沉默。

“他肯不肯答應呢？這一點可是關係全局。你瞧，我把兩只大拇指捏得緊緊的。”①她給他看她握着拳頭的小手。

“好罷，這有什麼用，”他大模大樣地說。

他們就坐着等候。……

不斷把大拇指握緊是無聊的。於是她就開始梳她那在奔跑的時候散亂了的頭髮。她天真爛漫地把兩條辮子扳到了前面來，

① 把大拇指握緊，是一種迷信的俗習，有幫助人家的意思。

把它拆开了再重新編起來。他突然說道：“還一定要免費，別忘了。”

那男孩在想什麼心事似地朝前直視着，對她急躁地，幾乎粗暴地譴責道：“這些事情實在都應該葛德路來干的。這是她的責任。”

她用雙手掙着她的辮子，滿不在乎地回答道：“你不是聽見葛德路講的嗎：‘這不是那麼容易辦的事情。如果真要這樣，那末只有你們自己去試一試，才會成功’，她說。”

他的意思顯然不是這樣，他做了一個不贊成的手勢，但並不說話，只凝視着那扇笨重的、上面雕着許多有趣味的人物的柞木門。他看出戴着點心司務的高帽子的是麵包師，在一個屋架上工作着的是木匠，在小艇上工作着的是造船工人，背着大鑄鐵鍋的是鑄鐵工人，站在活字盒前面的是排字工人。

“還有，”她又開始說，“究竟由你先說，還是——還是由我來說呢？”

“當然是你，你是小組長。”

“恰好並不當然是我，你是文娛干事。這實在是你的任務。”

“那末，好罷！”

雙方沉默了好久。

隨後她又說起話來，她顯然諒解得多了：“葛德路說：他似乎很喜欢女孩子。也許他喜欢我。”

“那在我說來是太幸运了。”

她把向下斜睨着的目光抬起來。“我要不要請一個安呢？”^①

“一個……什麼？”那男孩把他的頭頸伸了一伸，把他的臉對着她轉過來。他的眼睛睜得圓圓的。“你胡塗了嗎？你要……

① 德俗：女孩子向尊長的敬禮，叉膝略屈，左足略向后點起。

要这样卑屈嗎？——我告訴你，那你这个小組長就算完了。一定！保險！”

她微微笑了笑不作聲了。

他，還在搖著頭：“要請一個安？你这个人！”

一个反对派的發言人幫了他們的忙，他們当然一点都不知道。秦胡遜中止了討論；他要在會議結束之前，先同缺席的理事們在電話里協商一下。他在門口被印刷工会的代表楊·渥佛迪克擋住了去路。

“路易，外面有兩個青年團里的在等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們要同你談話。”

“一分鐘的工夫都沒有。这事情真是惱人得要命，今天这个會議，你不覺得嗎？”

他已經想走开。

但是渥佛迪克并不这样容易放他走，他自己有一个女兒在青年組織里，他已經知道華德和葛萊妲的心事了。“路易，你至少听一听，他們要求些什么。兩個很討人喜欢的年青人。他們坐在那里等了半个星期天了。來罢！”他就拉着这个还在抗拒的人一同走。

“孩子們，現在說罢，你們心上有些什么事情。这是秦胡遜同志，就是你們急于想找他談話的。”楊·渥佛迪克說着就推女孩子上前。

秦胡遜站在那里，在想着如果立刻組織一个新的編審委員會，是不是可以减少反对派的勢力。

小葛萊妲由于完全慌乱了，果真請了一个深深的安，吐了几个字出來，但几次要接下去說，总找不到一个話头。可是一忽兒

她的話還是說出來了。

“秦胡遜同志，我們要請求您，我的姊姊葛德路派我們來的，因為我們有一個懸親晚會，我們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星期，現在我們需要一個地方，並且是在下星期天，星期日下午，我的姊姊說……。”

華德毫無顧忌地把女朋友相當重地推了一下，把她擠到了一旁，面對着那位有勢力的、目光從他的頭上望到別處去的男子的臉。他並不做出一點懇求的謙和態度，說道：

“我們在下星期日下午要舉行懸親晚會。我是文娛干事。我們是屬於新城小組的。我們沒有地方。您可以把那禮堂借給我們使用一下嗎？我們一定不會搞壞什么的，會完之後，就把東西都收拾好，打掃干淨。所以您一點兒也用不着擔心。”

楊·渥佛迪克感動地在微笑。懸親晚會嗎？路易·秦胡遜注意起來，顯出了一種嚴肅的、猜忌的臉色。青年團的集會嗎？現在是戰時。儘可能少舉行集會，這是他的原則。他恨恨地問道：“這又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集會呢？”

“一個懸親晚會，節目是我們自己擬定的。”

“那末在會上討論點什麼呢？”

“談……談德國的歌，秦胡遜同志，”葛萊坦胆怯地喊。

“是的，是的，”華德加以証實。“由我講話。隨後我們就唱幾首歌。都已經練習好了。”

秦胡遜的腦筋里已經又在想他的事情。他想到，如果找不到斯托登，是不是就該自己來行動呢？他們會不會怪他干得太專橫呢？那末，還有什麼事呢？……哦，不錯————唔……德國的歌。……唔！對於這個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德國的歌。……

“唉，路易，你講一聲。你說行的——那末這件事就算解決了。”

秦胡遜不耐煩地点了一点头。

渥佛迪克撫撫葛萊姐的头髮：“行啦，行啦！答应了！”

“可是我們沒有錢！租金我們是付不出的！”華德喊道。“因為我們也不收門票。”

秦胡遜已經走開了。什麼？租金？他把手揮了一揮。如果打電話找不到沃圖·斯托登，他想立刻叫總司令部。他覺得如果他把今天這事件的意義估計得比它實際略為重大一點是決計沒有錯的。……

“孩子，你們瞧，秦胡遜同志同意了。那末你們就使用這礼堂，準備開一個象樣的懸親晚會罷。但是我做了你們是要收一點點門票錢的。難道你們小組里的經費已經很富裕了嗎？”

“哦，這倒並不，”葛萊姐回答，她現在又恢復了她的勇氣。

楊·渥佛迪克同她開玩笑拉拉她的辮子。“我想，這會一定布置得很好吧。”

“一定！”華德嚷着說。“請您也來。”

“看着辦！看着辦！如果我有時間！”他和他們告別時就把右手遞給葛萊姐，左手遞給華德握。

三

這時候參加會議的人都從議事廳里擁了出來，分散在走廊上，都是些比較年高的、蓄有莊嚴的鬍鬚的遲鈍的男子。葛萊姐和華德，短小、年青、穿得花花綠綠，好象是一對童話里的情侶，迷失在一群妖怪里面，他們手拉着手奔向階台，興高采烈地歡笑着跑下去。

“有办法了！”她欢呼着說。“我們的晚会有办法了。”

男孩总是跑在前面半步。

“什么都比我們預料的要順利一点。”

他們一直跑到埃爾斯特湖，然后他們又手牽着手，搖擺着臂膀，在这傍晚时光已經逐漸稀少的游人中間沿着湖岸緩步走去。

“葛萊妲，我們要不要繞着埃爾斯特湖走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这样美丽。……此外还因为是五月一日。我們也得——也得游行一下。”

“你知道，这是禁止的。……你听着，如果他不答应，那——那我就强迫他，我告訴你。我已經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一定会干的。”

“哦，那末你会講些什么吓人的話呢？”

“我嗎？……我嗎？……你是很知道我的，不是嗎？我会講什么呢？我会講：您这个怪东西，我要說！您这笨家伙！您这討厭的老面皮，我要說！您对于青年沒有一点点的爱。您究竟知道不知道，您是个什么样子？我要問他。不是嗎？还有，您真好象是剛才从原始森林里跳出來的，您……您这个妖怪！你知道嗎，这我会說的，一定，绝对可靠！”

男孩子不回答什么；他似乎在沉思。他从他父親那里知道得很清楚，这个秦胡遜是怎样的一个人。華德已經好几次遇到过工会領導們，他今天又感到了不快。他从前抱着一种信念，凡是一个人心胸中有一个理想如象社会主义，那他一定是个好人。他自己也就因此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觉得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主要的品質是公正、誠实、規矩。

但是——他面对大多数这类有势力的工会領導时，完全同

今天一样，他感到的总是不快。秦胡遜是个社会主义者嗎？而且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領導嗎？这个冷酷的、猜忌的人物是个社会主义者嗎？……

“你在想什么，華德？你为什么这样不开口？不是什么都搞得好好的嗎？”

男孩子点点头。……

是不是只有秦胡遜这样呢？蓬沙克、潑利曼尔、拉台勃來希、哈尔辛是不是这样呢？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新事物的精神、勇敢、胆略、豪气，都在哪兒呢？他們似乎缺少一种最重要的品質：对于人的爱。这些人会为了別人而牺牲嗎，呸！華德至少对于这一点怀疑。人家看到他們和听到他們講話时，反而不能不相信，他們是憎恨別人的，蔑視別人的，彼此不信任。……

这已經算得是些嚴肅的問題，使这男孩子在这晴朗的五月天里心中念念不忘。

“你大概在想着我們的懸親晚会吧？你难道有上場慌的毛病嗎？”

現在華德把目光正对着女朋友。“不，那倒不是。这大概要到了臨時才發現。”他为了要擺脫他的沉悶的念头，接着說道：“你瞧，埃爾斯特湖亭里沒有一只椅子是空的。”

“你想進去嗎？”

“我同你到里面去有一点兒不大合式吧。”

他暗暗地把她推了一下，用狡猾的微笑暗示他看到一个長着滿口庄嚴的大鬚鬚的有气概的紳士，他輕得几乎象耳語一样地說道：“絨毛！”

“喔——喔！”她看到了这个“精致的样品”不由自主地叫了起來。

“你瞧——一塊真正的床前地毯——他至少算十分。承認嗎？”

这个大鬍子，憑他那副儀表象是個高級教員，從不可攀的高度俯視着這一对凝視着他的朋友。

“噢，這個人真够勁！”她毫不嫉妒地承認。“你現在有一百零五分了，是嗎？”

她思索着問道：“如果……把這樣一個大鬍子——摸一把，究竟算幾分呢？”

男孩子放聲大笑起來。“你試試看！一定叫你碰一鼻子灰。”

“可是算幾分呢？”

“那末，摸一把這樣漂亮的鬍鬚至少二十五分。比較差一點的十五分，也可能二十分。親戚們里面的鬍子當然不算在里面。”

她的戰術是用問題來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時她自己卻迅速地在尋找鬍鬚。起先她運氣不好。男人不多，而且在這街上的少數人中間，大都是顎下光光的，至於簡單的上唇鬍鬚是不算數的。

在埃爾斯特坦姆①拐角上，她卻突然高聲尖叫起來：“絨毛！絨毛！”她由於發現的快樂而跳躍起來，指着一個矮胖的、年紀較高的男子，這人正靠在河岸欄干上向着水面觀看。他蓄有一嘴真是難得見到的、偉大的頰鬚，剪得圓圓的，捲曲在兩腮上面。

“見鬼，這真是個鬍鬚編織的絨毯了！”華德贊美說。“好象是個海熊。這個我給你十五分。這個比我剛才的還好。”

“你好好地注意着！”她一本正經地說了之後，鬆了他的手，大步走向那個蓄鬚的老好人那里去。

她把雙手在背後反握着，站到他面前，毫無拘束地望着他的

① 埃爾斯特坦姆上的街名。